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十二回 柳員外擊鼓鳴冤 方知縣懸金緝犯

話說刁氏聽燕子飛說出姓名，因此人的名氣大了，臨安十一府一州七十五縣遠近人民，誰人不知道是個積年劇賊，各處官府多奈何他不得。況且性情兇惡，動不動便要殺人。若使與他勾搭上了，大是可怕。心上一慌，面色轉變，口中不因不由的說出飛賊兩字，惱了子飛，舉起寶劍問他：「果然是我，你便怎樣？」刁氏被他一逼，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但舉雙手亂搖，叫他不要這樣，子飛認做好事不諧，又見他手上戴著一副金釧，轉了個見財起意的念頭。那劍往下一落，兩隻粉嫩的纖手頓時剝下地來，刁氏暈倒牀前。子飛又向頸上一劍，結果了性命，可憐喊也沒有喊得一聲。子飛遂在地上拾起金釧，揣在懷中，回頭見妝台上有只鏡箱，打開一看尚有些零星首飾，卻多不甚值錢，不去取他。想要搜刮現銀，豈知賈仁多放在大婦房中，因此一錠不見。聽一聽街面上已敲五鼓，天色將明，不敢耽延，大踏步走出房中，跳上屋簷，仍從原路回去，真是神鬼不知。且說那賈仁夫婦一早起身，聽刁氏房中絕無聲息。賈仁的婦人尤氏便向丈夫發話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們做買賣的人家，睡到日高三丈尚未離牀，象個怎麼樣兒。你娶他進門的時候，原望著生男育女，將來養老送終。如今男女無出，與我一般，卻每日裡塗脂抹粉得花枝般的，你又替他打金釧，兌簪環，巴結著他。我想我們生意人家本也不配，現在愈看愈不是了，今日燒香，明朝拜佛，說是為著求子。我冷眼裡見他，每到燒香的日子，卻是很歡喜的。只怕將來有怎不端的事情，你莫要老糊塗了，也須說說他才是。」咕咯嘮叨，講個不了。賈仁忍耐不住，隔著房叫了幾聲，不見答應。跑過房來，只見房門已開，門口流出許多血水，心下大驚。進房看時，見刁氏死在牀前血泊之中，兩手已被剝斷，頸間血肉模糊，不可逼視，大喊一聲：「殺死人了，這還了得！」尤氏聽見，急忙三腳兩步搶進房來。見了這般光景，嚇得渾身亂抖，大喊：「這..這是怎麼人殺..殺死的？為..為何昨夜並..並..並無聲響，好..好不奇怪。」夫婦二人沒了主意。

賈仁定了定神，檢點檢點可曾失去東西，卻只有刁氏手上的金釧一雙並無影響，其餘衣飾，雖曾翻動，並未缺少。又在牀橫邊檢得一個元青包裹，打開看時，乃是一套僧衣僧帽，並在庭心中拾得一把戒刀。這戒刀因刀柄上不鑄名字，看不出是誰人之物。這套僧衣僧帽既長又大，當初尤氏曾與刁氏同至鐵佛寺燒過幾次願香，見寺中當家僧性空軀體魁梧，恰有這般長大。尤氏遂一口咬定：性空一定是與刁氏有了苟且之事，性空又見財起意，下此毒手。只因走得匆忙，故把包裹、戒刀二物遺下。賈仁尚是半信半疑，怎禁得行中伙計人等多說：「性空雖然出家，本來有生鐵佛的混名，練就渾身武藝，戒律甚是平常。大約竟是此人所為，何妨取了包裹、戒刀為憑，且向山陰縣告他一狀，待縣官捉拿兇手，看是如何？」賈仁聽他們言之有理，遂喚地方到來，打了一張報驗的呈詞，親向縣中投訴。

那山陰縣知縣姓方，名正，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氏，兩榜出身，為人剛方正直，在山陰已經做了一任，本應升調。因上司與他作對，山陰縣的百姓又感方公愛民如子，地方上德政甚多，故由紳士等屢次乞留，尚未卸任。這日正坐早堂問事，賈仁到縣投呈。方正見是人命重案，向賈仁略詰數語，准了報呈，諭令：「先回聽候，驗明屍身，緝拿兇手。」一面傳諭刑房、仵作、書役人等，立刻打道屍場。

正要動身，忽聽得頭門上鼓聲震響，值堂差役跪稟：「柳葉村致仕禮部員外郎柳青，遣家人柳升在堂口擊鼓鳴冤。」方正大驚，暗想：「柳青是此地最善良、最守分的紳士，有怎麼冤情遣人擊鼓？」吩咐立傳來人問話。堂差傳諭出去，即領柳升上堂，跪在案前，口稱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的奉主人之命前來訴冤。有訴詞呈遞。」說畢，跪前一步，雙手捧上呈詞。方正接來一看，原來柳青家中前夜有一個身材矮小的飛賊，到他女兒柳絮才房中劫物圖奸，不知如何有個紫面鬚鬚的老人到來，與他在房廝殺。那身材矮小之人自稱是燕子飛，老人不知名姓，曾說這姓燕的在城武縣做得好事，後來殺做一團，上屋而去。金銀財物雖然未失分毫，只苦柳絮才年方十七，受此一驚，頓成重病，今日身亡。故此求請緝凶，務獲究辦，為女伸冤，並為地方除害。」方正看罷，沉吟了半晌，想起：「燕子飛久聞是個臨安的著名劇賊，積案甚多，臨安府也曾幾次移交各處，定要拿他，不圖卻在此地。但城武縣中所做何事，令人不解。那紫面鬚鬚的老者，又是何人，如何黑夜之間曉得他在柳府劫物圖奸，與他作對？真是詫異，諒來其中必有緣故。且俟到三岔道驗過賈刁氏的屍身，然後拜會柳青，細究情由，再作區處便是。」遂把呈詞收起，傳諭柳氏：「回去拜復你家人，少停當來府中領教。」柳升叩了個頭，答稱「遵命」，下堂自去。

方正吩咐隨從人等打道先到三岔道驗屍，堂下一聲答應，提上大轎，取道屍場。地方跪接進門，備有公座伺候。方正坐下，喝問：「昨夜殺人，地方上的兇手何來？多是你們晚間失於巡察，藐視公事之故。」責打了四十大板，又傳賈仁問話。賈仁照著投呈上的情節又細細供了一遍。方正道：「據你所供，與刁氏只隔一房，難道昨夜殺人一些兒沒有響動？」賈仁道：「真正是聲息全無，所以直到早起方曉。」方正吩咐起去，飭傳尤氏到案，問他：「如何曉得包裹、戒刀乃鐵佛寺僧性空之物？此事人命關天，不可妄指。」尤氏供：「小婦人夫婦因無兒女，故丈夫娶刁氏為妾，亦未生育。每月初一、十五許下心願，至鐵佛寺燒香。小婦人曾與刁氏一同去過兩次，寺中的住持僧性空身軀雄壯，衣包中這套衣帽正是他穿戴之物。小婦人曾親眼見過，不敢妄供，但這戒刀不知來歷。」方正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本縣到任至今，屢次示禁婦女入廟燒香，你們如何陽奉陰違，癡想媚佛求子。須知道子嗣勉強不來的事，就是要求，第一修修自己的心田，比著拜佛唸經勝似十倍。深苦你們愚夫愚婦不明此理，如今竟因燒香求子鬧出這樣的案來，以後不可執迷不悟。」尤氏戰兢兢的連稱：「曉得。」叩了頭，退了下去。方正又喚地保，傳四鄰及行伙問話，多說：「殺人之事，因在深夜，一概不知。」方正問：「賈仁夫婦平日為人若何？刁氏有無丑聲？性空曾否見他來往？」答稱：「賈仁夫婦平素待人，外貌尚好，不過居心向甚尖刻。刁氏有無外遇，不得而知。平時抹粉塗脂，甚喜修飾。性空於白日間募化齋米燈油，不時來往，晚間從未見過。」方正點了點頭，吩咐起去，始詢仵作驗屍。驗得左右兩手齊腕被剝，頸間有致命刀傷一道，長七寸三分，深三寸八分，自喉間勒下與後面頸皮黏連無幾，的係利器所傷，其餘別無傷痕。方正親自細看一遍，傳諭填明屍格。又到房中房外踏勘一周，問賈仁：「可曾自己看過，前門後戶有無被撬被挖痕跡？」賈仁回說：「並無蹤跡。」方正吩咐差役上屋查看，有無碎瓦。又命取衣包、戒刀過來驗看，見衣包中是一件秋香色僧袍，一頂元色綢的僧帽，一雙淡黃布厚衣僧鞋，餘無別物。那戒刀闊約三寸，長三尺餘，刀上邊絕無半點血痕。方正看了大疑，立命持向死屍的頸上比試，又象并非此刀所傷。因他並沒這般鋒利，心下更是驚疑不決。少頃，查看屋瓦的差人來報：「查得屋上雖有碎瓦數張，多半係舊時所損，新碎的只有三片，看不出往來腳跡。」方正默然多時，命傳賈仁到案，說：「本縣已將屍首驗明，當為刁氏伸冤，爾可備棺盛殮。但是比對傷痕，似非戒刀所殺，此中恐有別情，靜候回衙後緝凶訊辦。」諭畢，又命差役把衣包、戒刀帶回入庫。賈仁叩頭稱謝。方正吩咐打道回衙，排過了堂，減去隨從，至柳葉村拜會柳青，細問柳小姐是夜被驚至斃緣由。柳青仔細的述了一遍。方正又令幹役上屋查看一周有無形跡，旋據回稟：「並無一張碎瓦。惟臥室後屋上殺死金鈴小犬一頭，皮毛已腐。」方正就知道：那個賊人必定不是尋常鼠竊，疑心三岔道之案或者竟是一人所為，否則兩處何以一般的門戶不開。出此巨案，屋上邊又多沒有往來腳跡，世上那有許多輕身來去的人。遂向柳青把方才驗屍之事，略述一遍，竟說：「弟疑兩樁案件或是一人所為。但那鬚鬚老者究因何事到此，賈家的僧衣、戒刀從何而來，必須緝到兇手，方能水落石出。」柳青點頭稱是。方正起身告辭，柳青送出門外方回。

方正歸到衙中，悶悶不樂，立刻標了兩道硃簽，一道著幹差黃義捉拿鐵佛寺僧性空，立等訊問；一道差乾捕花信，嚴限三日訪拿劇賊燕子飛到案，不准遲延。黃義、花信當堂領簽，分頭自去。花信這件公事，因燕子飛並無住址，況且人聞他是一個飛牆走壁極有本領的劇賊，覺得很是棘手，必須邀齊眾捕役商量。那黃義捉拿性空，這是刻不待緩的要案，不敢怠慢。頓時來到寺中，向客僧及小沙彌等說明「奉官差遣，立刻捉人」的話。眾客僧說：「性空於昨日出門，至今未回。」黃義只道他們飾詞，一再盤問，多說：「其實不在寺中，上差不妨請搜。」黃義無奈，拉了一個七八歲的小沙彌，到僻靜之處，細細盤問他，道：「你家師父究竟往

著那裡去了，平日可每夜住在寺中，抑或不時出外？」那小沙彌不知利害，回說：「我家師父在寺中的時候甚少，白天出外化齋，夜間也不知道他到那裡去。二更天後出外，必要五更天或竟天明方回。」黃義問：「出去的時候，可見他穿何衣服，回來時卻又怎樣？」小沙彌道：「白天出去，穿的長衣，晚上乃是短衣。回轉時若然天色明瞭，必定也穿了長衣回來。」黃義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衙門裡有一套衣帽，不知是你師父的不是，你可認得清楚？」小沙彌道：「若是師父的東西，如何認他不出。」黃義合笑道：「好乖孩子，你可跟著我去認認，包定我們老爺很喜歡你，決不難為。」小沙彌道：「去去也好，我們就走。」黃義大喜，回到禪堂，向客僧們說知：「暫帶小沙彌到縣回話，去去就來。」眾客僧不敢攔阻，任他帶去。

黃義回具，繳了硃簽，稟明：「性空不在，帶得小沙彌到案請訊。」方正傳諭：「免坐法堂，帶他至簽押房聽候問話。」黃義答應，果把小沙彌帶至簽押房中，方正問了數句口供，果與黃義回稟的一樣，命把僧衣、鞋帽、戒刀令認。小沙彌一口咬定：「正是師父之物，一點不錯。」方正又問：「昨夜你家師父出去，你可知道？」小沙彌道：「昨夜是二更多天出去的，怎麼不知。」方正又問：「你的寺中可有婦女出入？」小沙彌道：「怎的沒有？我師父多與他們認識，不過寺裡頭卻從來未曾住過。要是那些婦女約我們師父前去，旁人一概不知。因我年紀尚小，並不瞞我。」方正道：「有個三岔道上開花米行的賈仁，他家有個婦女刁氏，你可知道與你師父往來？」小沙彌道：「這婦人不時到寺燒香，我也認得，是個瓜子臉兒，瘦長身材，兩隻眼睛笑迷迷的，一雙小腳，年紀約在二十左右。他家還有一個中年婦人，聞說是賈仁的妻室。初時二個人一同到寺，那刁氏也很正經。後來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有時一個人來，漸與師父談談說說。記得從上月起，這婦人不來便罷，來時必到我師父禪房裡去，大約是這時候勾搭上的。近來師父夜夜出去，或者竟是在他家中也未可知。」方正問畢，知道性空與刁氏姦情是真，刁氏之死必非性空所為，定是有人妒奸而起。性空或者亦被害，不知屍首藏在何方，此案須得細細察訪。當下躊躇了一回，吩咐：「賞給小沙彌一疋大錢，與他買果子吃。」仍著黃義送他回去，傳諭寺裡頭的僧人：「留心尋訪性空下落，如有消息，速來報知。」並傳花信至衙說：「三岔道賈刁氏的一案與柳葉村柳員外家一案，看來一人所為，必須把燕子飛拿來，方有頭緒。諭著協同各捕，上緊嚴緝。」並著黃義趕訪性空死活。一面出了一道賞格，張掛四門。「有能拿獲燕子飛者，賞銀三百兩；知風報信，因而拿獲者，賞銀一百五十兩。拿獲性空和尚者，賞銀二百兩；知風報信，因而拿獲者，賞銀一百兩。」頓時傳揚出去，鬧得山陰縣中的人一個個談論此事，當作新聞，那風聲傳入燕子飛的耳中。正是：

彌天闢下無窮案，背地防他有破時。

要知燕子飛得了這緝拿的信息，心中怎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